

天然林保护系列宣传（二十六）

林鸮：森林幽灵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<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2021-09-02> 来源：《森林与人类》杂志

长尾林鸮和乌林鸮都是泰加林的明星物种，它们是“森林幽灵”，神出鬼没，却用无形的威力“管理”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。



乌林鸮是大兴安岭的王牌鸟，它们喜欢独来独往，飞行迅速无声，以啮齿类和小型鸟类为食。

中国有6种林鸮，长尾林鸮和乌林鸮是分布最北的林鸮，相比其他林鸮，它们生活在针叶林或针阔叶混交林，是泰加林的明星鸟种。

林鸮白天躲在树上休息，为了生存，它们进化出与树皮一样颜色的保护色。南方针叶林多树皮褐色的马尾松，所以南方生活的林鸮是褐色的，而北方落叶松林生活的乌林鸮和长尾林鸮，羽色与落叶松树皮一样，是斑驳的灰褐色。

密林隐士长尾林鸮

长尾林鸮隐秘生活在泰加林的密林中，警惕性非常高，林中穿梭来无影去无踪，悄无声息。在我的观鸟经历中，长尾林鸮是最难发现的林鸮，没有任何相处机会，每一次遇见都是匆匆一瞥。

我常望眼欲穿地搜索长尾林鸮的踪迹。



一只长尾林鸮正在落叶松树上休息。虽为猛禽，它们警惕性也极强，休息时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，似睡非睡。稍有声响，立即响应。

2014年，我就到大兴安岭北部寻找乌林鸮和长尾林鸮。当时我以为它们都是林鸮，习性应该差不多，可现实是，我几次见到乌林鸮，却怎么都找不到长尾林鸮的身影。这时我才去关注它们的区别：乌林鸮不但体型大一些，还不太怕人，有时喜欢在森林的表层晒晒太阳，而长尾林鸮个头小，从难觅它的踪影这一点上更加增添了它的神秘性。

2016年，我在新疆阿勒泰意外邂逅了长尾林鸮一家。那是一只正在抚育幼鸟的长尾林鸮，只在黄昏入夜，幼鸟跳出树洞开始活动时，成鸟才出现在远处的大树上。寂静的森林里，它盯着孩子们，嘴巴下边面盘上的羽毛前后起伏着，我知道它在用一种我听不到的声音呼唤着孩子们。

几年来，大兴安岭的莽莽林海始终萦绕心头，终于，2020年深秋，阔别6年后，我再次来到大兴安岭北部，我心中默默祈祷，如能见到长尾林鸮就是莫大的幸运。苦苦寻觅3天，依然不见长尾林鸮的踪迹。第四天，我们一遍遍搜寻，终于看到一只猫头鹰出现在比公路还低的视野内，靠近河流，一堆杂乱的灌丛中。这堆灌丛简直乱出了天际，帅气的长尾林鸮站在那里瞬间被拉低了颜值，仿佛与灌丛融为一体了。

后面几天，我们开启了寻找长尾林鸮之旅，搜索到各种不同生境的长尾林鸮，只是与长尾林鸮相处的时间依然短暂，它呆呆地站在树上，然后忽然飞走，不然就是直接飞走。长尾林鸮在白天依然是醒着的，反应敏捷到让我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夜行性鸟类。12天与长尾林鸮都是匆匆一面之缘。就在来到乌尔旗汉的第十五天，我幸运地看到了落叶松林深处的一只熟睡的长尾林鸮，找了一个仅有的小孔，我端起相机就拍，它慢慢睁开眼睛看看我们，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，我们换了一个角度继续拍摄，它很安逸，没有要飞走的动机，它看着我们，我们看着它。

在森林中观察长尾林鸮时，我发现林鸮真的很神奇，它们站在落叶松、柳树等灰褐色的树上时，能与这些树木融为一体，当它们站在白桦、山杨等灰色的树上时，依然能与这些树融为一体，我不禁感叹这些猫头鹰真是躲藏大师，站着隐身，飞起来无声，难怪人们在寻找猫头鹰时都望眼欲穿！越是望眼欲穿，人们就越发喜爱它们，神秘感使得人类对它们的喜爱度暴增！



2020 年，作者再访大兴安岭，经过多日苦苦搜寻，终于见到了神秘的长尾林鸢。它们飞行时悄无声息。

就在我将要告别大兴安岭的那个黄昏，我碰到一只一改往日高冷风的长尾林鸢站在森林道路旁的白桦树上，一眼就能看到它，它呆萌地望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位老朋友，久久不离去。在这难忘的一天，我与长尾林鸢相处的时间比之前的 15 天都要长，感觉长尾林鸢变得亲切了许多，森林也亲切了许多。

乌林鸢：泰加林的明星猎手

乌林鸢是大兴安岭的王牌鸟，中国泰加林的森林留鸟，被誉为“森林幽灵”，它神出鬼没，上一秒还看不到踪影，下一秒就突然出现了。

内蒙古乌尔旗汉是在中国相对容易看到乌林鸢的地方，2014 年 10 月，我在乌尔旗汉 7 天，看到 2 次乌林鸢，1 次成鸟、1 次亚成体，当时我近乎痴狂，每天都在望眼欲穿地寻找。2020 年 10 月 14 日-28 日，我再去内蒙古大兴安岭看乌林鸢，15 天 30 多次看到它。

乌林鸢是所有猫头鹰中最绅士的大猫，圆形面盘由特殊羽毛组成，可呈 270 度转动，它的转动缓慢、均匀、绅士、耐人寻味。年龄越大的乌林鸢，越沉稳，头部转动越慢。

我注意到，乌林鸢的脚只在起飞前和刚起飞时才能露真容，蹲在大树上时脚永远缩在羽毛里面。它们有特殊异化的“转趾足”，两趾朝前，一趾朝后，还有一趾既能朝前也能朝后，这种特殊的结构利于捕捉并牢牢抓住猎物。

乌林鸢有极其敏锐的听觉，它们能收集猎物在干草中移动时发出的微弱声音，也能收集到猎物撞击雪层时产生的震动，用不对称的耳朵精确定位猎物的位置，然后从栖脚处一跃而下，它们甚至能捕猎雪层下 60 厘米的猎物。一只乌林鸢一年可以吃掉多达 1800 只啮齿动物。

我们白天遇到的乌林鸮，只有亚成鸟才会憨憨地待在树上继续睡觉，成鸟白天不轻易选择白桦树作为休息地，除了捕食，它们一般会短距离飞行，很少一动不动。



乌林鸮的脚只在起飞前和刚起飞时才能露真容，蹲在大树上时脚永远缩在羽毛里面。它们有特殊异化的“转趾足”，两趾朝前，一趾朝后，还有一趾既能朝前也能朝后，这种特殊的结构利于捕捉并牢牢抓住猎物。

乌林鸮是森林里的顶级掠食者，天敌很少。除了繁殖季，它们多是单只活动，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互动。但有一天傍晚，我在一处同时看到3只乌林鸮停在相距不远的树上。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它们之间没有“一山不容二猫”的戒律，它们相互照应而又相互独立，互不侵犯。我甚至还观察到一只乌林鸮有一天闯入长尾林鸮的领地，长尾林鸮只能不甘心地待在几百米远的树上观望。

太喜欢乌林鸮了，但我们毕竟不是同一物种，没办法实现真正的交流和互动。不过，相处时间长了，我知道乌林鸮是有灵性的，它们的生存能力也超强。

在乌尔旗汉的15天，我不厌其烦地寻找乌林鸮，与它们相见、相处，却始终没拍出一张有趣的照片，如两只乌林鸮同框、乌林鸮抓鼠、乌林鸮玩耍打架、乌林鸮迎面飞来且非常清晰的画面等，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，能够相遇已经太不容易了，像我这样长途跋涉去观鸟本身就是一项很看运气的豪赌，每次外出都充满不确定性。（刘璐）

（个人声明：长尾林鸮和乌林鸮的拍摄无任何诱拍）